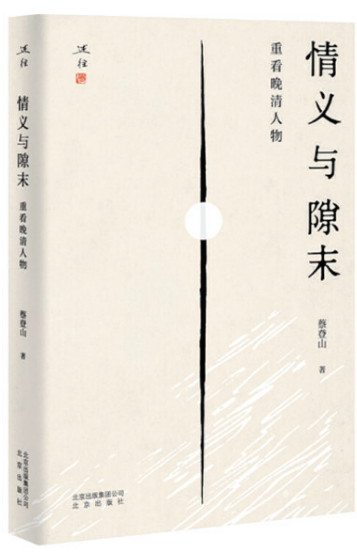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情义与隙末：重看晚清人物》
蔡登山 著
北京出版社出版

与蔡登山先生算是老相识了。通过邵建兄，与他联系上后，虽然不常联络，疏于问候，但办什么事情，都是爽快明朗，信义昭昭，很令人感慨。去年的盛夏酷暑时节，也是8月16日，他有新书《多少往事堪重数》，在五台山的一家地下车库里举行分享会，吴奔星先生的公子吴心海先生主持。当晚，天气骤变，风雨交加。我说，最是风雨故人来啊，蔡登山先生年逾花甲，但精神矍铄，精力超人，他是探究问题的登山者，他是往来于两岸之间的使者，他是急公好义的宋江式的出版者，这三者的身份，蔡先生游刃有余，从容不迫，发挥到了极致，令人由衷敬佩。今年的8月16日，同样的地点，蔡登山先生又携

新书《情义与隙末》来与南京的旧雨新知分享。蔡登山先生风尘仆仆而来，几乎没有喝一口水，就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了近一个半小时啊。细读蔡登山先生的《情义与隙末》一书中所收录的二十篇文章，他所论及的几十个人物，他所提及的事件，他所下过的功夫，实在令人钦敬之至。

细看此书，你会发现蔡登山先生切入问题的角度很好。晚清人物，掌故轶闻多多，笔记资料汗牛充栋，似乎给人以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之感。但蔡登山先生别具只眼，他从情义与隙末的独特角度来审视梳理似乎已经被人所熟悉的人物，还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。张荫桓是清末影响很大的人物，也是被颇为遮蔽众说纷纭很难盖棺论定的人物。张荫桓并无科场功名，但练达聪颖，视野开阔，办事爽利，思虑周全，深得翁同龢的爱众与信任，张荫桓也通过翁同龢一路扶摇，平步青云，但张荫桓进入光绪皇帝的视野在光绪面前分量日益加重之后，他与翁同龢的关系就微妙紧张起来了。翁同龢日记中多次涉及张荫桓，张荫桓日记中自然也有翁同龢。翁同龢最终抱恨终天，死在常熟，满腹辛酸，无人可谈。但翁同龢总算大体上得以善终，此后还有一个似乎来路不明的谥号文恭。张荫桓戊戌政变后，虽然受了冲击，但

槐影扶疏红纸廊

雷雨

惯于审时度势明哲保身的张荫桓，还是有些手段托庇于人，没有被划入康党之内，但他流放到新疆乌鲁木齐之后，时过两载，又被追责砍头，却是为何？蔡登山先生以《翁同龢与张荫桓之间》《繁华毕竟归摇落》两篇文章，来探究此事，引人入胜，堪可反复细读。梁鼎芬与文廷式是好朋友堪称莫逆，但文廷式后来居然把梁鼎芬的夫人据为己有，这个龚夫人嫁给文廷式之后，还居然与梁鼎芬有些往来，这样的近乎夺妻之恨的事情，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？其间有着怎样的隐秘内情？蔡登山通过《梁鼎芬的丢官与失妻》《文廷式的革职与脱险》来钩沉重述这段不无奇葩近乎香艳的往事，真是很有意思的谈资呢。众所周知，左宗棠与曾国藩一直不大融洽，但曾国藩百年之后，蔡登山先生考证，左宗棠对曾家后人却关爱有加，这真是先有隙末隔阂，最终情义绵绵了呢。

细读此书，你会发现蔡登山先生选取的人物故事也很好。曾国藩很热，他自己的文本，关于他的文本，如过江之鲫。但蔡登山不是去与唐浩明等就曾国藩的一生行状进行比较争锋，他选取《曾国藩何以速杀李秀成》《空留高咏满江山》，截取李秀成与曾家兄弟的交集、曾国藩与王闿运的互动，来探讨人性的复杂幽深、

时局的扑朔迷离、历史的波谲云诡。赛金花的故事，张謇与沈寿的交往，英敛之与吕碧城姊妹的交往，甚至陆征祥的命运结局，都是很有意思的故事，蔡登山娓娓道来，仍旧新料很对呢。

细观此书，蔡登山先生对资料考辨的谨慎认真，对谋篇布局的考量，对自己遣词用句的琢磨，都令人惊叹，这样的文字经营态度，实在是很值得称道。如今，中国大陆，关于历史的通俗读物车载斗量，不胜枚举，在看到的确有不少很值得肯定的文本的同时，也应该毫不讳言，有太多的粗制滥造，有太多的敷衍了事，有太多的误人子弟，有太多的错误百出，有太多的漫不经心。但蔡登山先生无论是论说陈季同，还是月旦李申言与樊樊山，甚至还有杨崇伊与端方、张謇与沈寿，他都秉持严肃认真的态度，有一说一，持之有故，不妄加揣测，不放言高论，不凌空蹈虚，这样的文风，真应该为他大大地点赞啊。

厚今薄古不可取，厚古薄今也不对。晚清是一个很独特的很有意思的历史阶段。它距离我们看似遥远，已过百年；实则很近，如在咫尺，当下的诸多人事、形势，都难以摆脱晚清的影子。蔡登山先生对晚清的执着探究，让我们重温或熟悉或陌生久违的人物与事件，功莫大焉。

青春与诗为伴

朱湘平

青春是一个人从少年过渡到成人的成长阶段，这个阶段是人生的关键时期；也是人生的分水岭，一部分人进入高中阶段继续学习迎战高考，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踏入社会，学习一技之长谋取生存。这个阶段是身体成长的旺盛时期，身高像火苗一样往上蹿，小男孩成为大小伙，小丫头变成大姑娘，青春的萌动激发出一波波情感的浪花。

这个阶段的青年们，正值人生的诗歌时代，充满激情，不用考虑柴米油盐琐碎生活，眼里心里只有鲜花、美丽和正义，如诗如画，绚丽多姿，正在经历诗意盎然的青春岁月，他们是天生的诗人。

古往今来，诗歌也总是伴随着青春一路走来，可谓“无诗歌不青春”。白居易十六岁写下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青年王勃留下名句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，王之涣早年也留下名诗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……这些诗人以诗作致敬青春，更彰显着大国泱泱的诗学渊源。

我们这一辈人天然爱读诗，年

轻时，人人以能吟诗作赋为一等青年标准。我们看窗外云卷云舒、听溪前潺潺流水、望天边闪烁银河，乃至晚上乘凉屋外，对着一群路蚁，也能满腹诗情，兴致而来。记得曾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《最美的青春》，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以冯程、覃雪梅为代表的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林业大学、中专毕业生，为了防止北疆土质沙漠化，自愿来到艰苦的承德围场开荒造林。艰苦的岁月里，他们以诗为伴，战风沙、斗严寒、克饥饿、驱豺狼、育苗种、栽树秧，最终通过几代人的青春热血，硬是把荒漠变成了森林，成就了今天的塞罕坝精神。

在我看来，青春本身就是写不完的诗，激扬、热情、冲动、烂漫、幻想。我们喜欢青年毛泽东的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”的豪情万丈，也喜欢王蒙“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/都来吧，让我/编织你们，用/青春的金线，和/幸福的璎珞，编织你们”对未来美好的憧憬，更喜欢“人道海水深，不抵相思半；海水尚有涯，相思渺无伴”中对爱情

的精准表达。那时物质生活贫乏，诗歌传颂大量靠手工抄写，大家相互传阅，而人们的精神却充实饱满，诗歌是精神的良药，也是动力的催化剂；诗歌能够化解矛盾，也能够凝心聚力；诗歌能春风化雨，也能摧枯拉朽；诗歌能够在相思中强颜欢笑，也能牵成姻缘促成比翼双飞。今天再读这些诗仍然是热血沸腾，感觉自己依然还很年轻。

都说唐宋时代的中国是泱泱诗国，上至帝王将相，下到贩夫走卒，男女老少都能吟诗作赋。然而，知识经济时代、数字化时代，谁还读诗？在很多现代人看来，诗是微不足道的。的确，没有诗，人类不至于毁灭。但有了诗，人生就会平添许多美、善、真的光辉。

现代青年，似乎远离诗歌，手机代替一切，微信付款，网上约车，甚至足不出户，网购外卖，手机不离手，诗的灵性丢失了，远离了诗情画意。谈对象约朋友，只要发个微信，手指轻轻一点，一段文字发出去了，简单迅速，对方同样轻轻一点作为回答，情感在手指轻

点中漂来漂去，失去了久远的等待，失去了诗一般的烂漫，酿酒一般的醇香，没有诗的凝重与悠扬，甚至没有写诗的冲动，更无法用诗歌点燃激情。

“诗言志，歌咏言”。所以，我们才会把世间最美的状态称为诗境，把心中最美的意念称为诗意，最美的感情称为诗情，把文字中最精妙的语言称为诗句。生活中不能没有诗，青春不能没有诗，能读诗的人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青春本身就是诗的年华，青年人要珍惜这个美好的年华，用诗谱写这段辉煌，用诗表达情感，丰富内涵提升气质，用诗化解多余的荷尔蒙，用诗做伴青春。

（作者系安庆市地震局副局长）

